

在纯文学气息微弱的当今出版界,“铁葫芦小说馆”的名字,在不知不觉中引起读者的关注。“铁葫芦小说馆”一气推出了多套小说原作书系,它们是“中间代·当红男作家自选代表作”、“新女性·当红女作家自选代表作”及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马原的《牛鬼蛇神》、曹寇的《屋顶长的一棵树》、路内的《云中》、高军的《世间的盐》、苗炜的《黑夜飞行》。这些封面装帧漂亮统一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让人眼睛一亮,它们显示着出版者对当今具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的熟悉以及信心。

丛书中曹寇、路内、苗炜、阿乙等作家的小说虽说已在文学期刊上刊登过,有的作品获得各

平易淡雅的写作

最近我读徐芳散文集《她说:您好!》。她的文章,细微而不琐碎,清白而不粗浅,敏感而不神经,执著而不偏激,美好而不自怜。她对她不以为然的人与事,仍然保持着一种理解与善意。对于她感动的东西,她也不事夸张与咋唬。

例如《一扇窗子能猜多少谜》,以最平实的生活画面,日夜被眺望着的风景,表达了无力穿透的叹息,它熟悉却又陌生。这样的生活画面构成了谜面,但不知道谜底在哪里。有着巨大轮廓的城市,又被多少这种“熟悉的陌生”所裹挟着呢?这篇东西被日常生活的琐碎塞得很满,夯得很实,但也许就因为有这样的迷悬着,里面有一种时代与城市的、忧郁与无力的诗情。

让我们读一下《有客来访》与《雀邻》。乍看之下,尤其是《雀邻》,似乎有“寻寻觅觅”的意思,但其实不然。其实作者最想关照的是人在“过客”一般的一生中,那些与人们擦肩而过,邂逅相遇的风景与动物究竟能带来什么?它可能仅仅是一瞬,但这一瞬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构成了生命的永恒呢?

都市中的自然之境,有时也很费解,它太雕琢,太人工化,太平面化,但《有客来访》中的蝙蝠却与麻雀不同,它仿佛充满了故事性,也充满了与命运契合的随机,因而它在读者眼前生动饱满。在都市中思索自然比在大自然中思索自然似乎要累,但有时也很诙谐。也算是现代人的一种有待完美的新经验吧。而在《一条路、一间阁楼和两只鸟》中,有着足够的关于叙述艺术的智慧,收敛而写得那么有气息。《懒得如何》却写得很舒展,很从容,不急不躁,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可爱情趣,是一种珍视生命韵致的书写。《假棋、麻疹及其他》与《高原上的两枚老棋子》说的并不是棋上的搏杀、刀光剑影,而谈的是棋之外,是看,是冷眼看或热眼看风生水起,风生火起……这冷冷热热,其实也是棋道。但这道又绝非囿于棋,而是进入了另一种思辨。

徐芳以诗人的身份,做编辑,也写散文及其他文字。这样她的散文里有诗;也有可能与编辑工作有关,她在衡量、比较、选择、分析所有关于文学和非文学的信息时,都充分流露出她的宽容、涵容和包容,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气度,在有了某种气候时它又会变成一种思辨,一种洋溢着玄思的议论,虽然她的议论一般并不吓人。当然她的文字里更反映了作为好人、正常人的善良与适可而止,作为爱上了文学的人的虔诚、清洁和灵气。



种文学奖项,但当它们以集束性的专集面貌隆重推出,对于读者及评论界来说,分量就不一样了。“铁肩担道义,葫芦藏好书”——“铁葫芦小说馆”的这一广告语,似乎显示着出版者好的眼光与道义是能够统一的,它们与浮躁跟风、急功近利正走的是逆反之道。

被“铁葫芦”定义为“中间代”的70后作家,多为业余写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干过多种工作,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对文学执着痴迷的热爱以及人到40的青春积累,使他们的创作正处

“铁葫芦小说馆”异军突起

◎陆亚萍

于爆发期。“在体制和商业助推文学时,他们被广泛遮蔽,但这也同时使他们保持住与文学的亲密关系,而非急于和市场、评奖等外在条件拥抱。”无论是作家的单个选本还是众作家的代表作集锦,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种文学表达的纯粹。你仿佛能够深入每个作家既透明清澈又幽深曲折的个人世界。纯粹似乎是纯文学写作的底线,但在一片雷同化的网络语言、以及跟随潮流的所谓时尚写作中,却变得稀少而珍贵。文学的魅力在于丰富的个人性、决不会被替代的关于

生命本质的表达。曹寇的迷惘、阿乙的激烈、路内的忧郁、苗炜的飘逸……他们每个人的气质在作品中形成独特的鲜明性,而当他们汇总在一本书中时,你又惊叹那各个不一的丰富性与某种正蓬勃旺盛着的生长性。

著名作家格非在接受某媒体关于诺贝尔奖的专访时表示:年轻作家苦无出头机会才是当代文学的最大隐忧,只有年轻人持续被关注,才能让文学的生态更完整;也唯有年轻创作者不断冒出头,当代的华文创作才有可期待性。

当一个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第一本集子、第二本集子被及时推出,被更多的人关注评价时,那种对才华的激励有加是必然的,而对青年读者来说,阅读与他的生命同期的作家作品,捉摸、共鸣,或者疑惑、反思其生命的律动、精神的探索,也是非常必要的,积极而有趣的。

据说“铁葫芦小说馆”有出版国内第一流原创文学作品的目标,他们编选的下一本代表作书籍将汇聚当前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国科幻作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香火》的“轻”与“重”

◎陈歆耕

——读范小青长篇新作有感

读毕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新作《香火》,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这部作品跟小青以往的长篇比,不仅仅是变化,题材或叙述风格的变化,而是超越,总体品质的超越。不仅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与她同辈一代重要作家的许多作品。我觉得,《香火》可能是最能反映范小青性情和才情的作品。一位作家只有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性情、才情的叙述方式,她才有可能将她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下笔如有神、处处游刃有余的巅峰状态。

还是回到我对作品的阅读感受。看了作品后,我不由联想到两年之前看过的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的那本《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这是卡尔维诺的一部系列演讲稿集,系统阐述了他本人的文学理念。他准备好讲稿,正准备启程前往哈佛大学发表他的演讲,不幸突发脑溢血辞世。这部演讲稿,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雄辩的文学辩护书”。这部演讲稿的第一讲题为“轻”,我承认我初读时并未完全理解“轻”的真正含义,很少见到国内学者和作家使用这一概念,将“轻”作为一个文学理念来专章论述。他是这样定义“轻”的:“我的工作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有时是消除人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

量,有时是消除城市的重量;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我在这一讲末书页空白处划了几个问号:“轻,究竟是什么含义?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活之‘轻’吗?是放弃承担、追求愉悦、给人快乐?”

范小青的《香火》忽然让我对卡尔维诺所论述的“轻”有了新的感悟。《香火》或许正是能体现卡尔维诺关于“轻”的文学理念的理想文本。《香火》非常有趣好读,在阅读时我常常因其中的亦真亦幻的人鬼之事、为不动声色的诙谐幽默的语言发出会心的笑声。但这样一种“笑”是“笑中有泪”,这样一种“趣”是“趣中有味”。这样一种“轻”,显然不是“轻飘”、“轻浮”,而是“轻逸”、“轻盈”,是举重若轻的“轻”。作家借助于“轻逸”、“轻盈”这架梯子飞翔起来,俯瞰这个充满混沌、沉重的世界,从而对生活获得更为深刻更清晰的体认。这样一种“轻”是卡尔维诺所说的“深思之轻”!卡尔维诺用电脑的硬件与软件来比喻生活之“重”与艺术之“轻”,电脑如果只有硬件没有软件,它就是一堆废铁,所有功能都无法发挥效能。他说:“不错,软件只能通过硬件的重来发挥其轻的力量,但软件下达指令,影响外部世界,影响机器,因为机器只是作为软件的功能而存在,并不断演进……”

我认为卡尔维诺强调的“深思之轻”,体现的是文学的“软件”功能,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是很多作家难以抵达的境界。以“重”写“重”或从“轻”至“轻”,也不应排斥,大量的作品走的都是这样一种路数。但从“轻”指向“重”,在生活之“重”与艺术之“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的平衡,确实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才华。《香火》的内容主要是“文革叙事”。很多作家以为只要贴上“文革”,就似乎获得一种历史反思的深度。其实那种所谓“权力斗争”、“乡村械斗”只是停留在浅表层次上的展示。《香火》的切入角度是巧妙而独特的。围绕着造反派砸毁乡村庙宇、菩萨、掘祖坟等事件以及对主人翁香火——一个在小庙中为和尚做饭、洗衣、砍柴的“香火”命运的展示,性格、心理的刻画,让我们感受到“文革”灾难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最深层次的毁灭,那就是对国民人格、文化心理产生的一种扭曲和损毁。

《香火》对“文革”的沉重反思,又是通过“轻逸”、“轻盈”的叙事风格和笔调完成的。它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相信它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



纠正历史对红颜的误读

◎蒋建平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一些美丽的名女人,她们有的叱咤于政坛,有的跻身文坛,有的游走于“花界”,有的肩负民族的责任,这些红颜虽非个个薄命,但她们却被后人误读。戏剧学者陈云发新著《历史误读的红颜》(文汇出版社出版)以当代人的视角,对古代被误读的19位著名红颜进行研究,拂去了笼罩在她们身上的各种迷雾,还了其本来面貌。

陈云发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中,男性帝王处于主导地位,所宠女性虽可能为腐败男主子“添恶”,但并不起主要作用。如幽王覆国是西周早就贫弱,又加天灾造成,但褒姒却背了黑锅,“烽火戏诸侯”其实是一场被夸大了的游戏。类似的例子还有毁于好色崇奢唐玄宗之手的杨贵妃和因美丽而遭吴三桂蹂躏的弱女陈圆圆,文人们把唐朝由盛转衰和导致清军入关的责任按在她们头上,这就有些荒唐。

女性通常具有人性中柔婉、温馨、善良的品质,并濯荡着男

性的灵魂,我们从这本《历史误读的红颜》中看到的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蔡文姬等都具这类特质。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将这些女子任意拔高,让她们带着“爱国”、“烈女”等镣铐跳舞;例如和亲美女王昭君,在促进民族融合光环下的远嫁之苦,“从胡俗”再嫁丈夫之子的内心之痛,又有多少人理解?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却要美女以肉体去承担安边、保国重任,实在是一种悲哀。至于残忍地逼迫蔡文姬抛夫别子的曹操,至今仍被文人们误认为是她的“父执”,没有人正视这位才女在《胡笳十八拍》中对曹操的怨恨。

当然,历史上的女性并非都是弱者,极少数才志高远的红颜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但也被误读,作者对她们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抹去了正统史观下强加在她们头上的尘埃。《历史误读的红颜》全书25万字,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叙述却很通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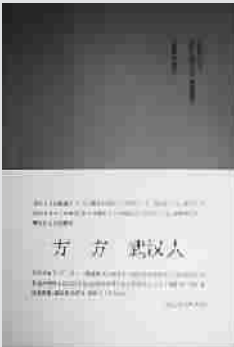
传统艺术如何传承与发展

◎小成

《韩流滚滚——韩天衡和他的弟子们》以韩天衡和他的弟子为写作对象,既介绍了韩天衡的艺术成就、作品风格、艺术影响和教学方式,也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如今活跃在国内外艺坛上的65位弟子,如孙慰祖、张伟生、徐庆华、冷旭、张炜羽、朱晓东等,他们在老师的影响下,如何正确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个人的独立审美思想为契机,在继承中求发展、求创新,不断地完善自我,成为艺坛一支中坚力量的心路历程。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传统艺术如何传承与发展、教与学的成功范例。



《高古神玉》戴正安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作者身体力行,钟情于中国“新石器”与“青铜器”之间的神、巫、玉三位一体的“玉器时代”,藏玉玩玉二十载,厚积薄发地“玩”出的一部专著。其藏品之精、装帧之雅,堪称中国高古玉收藏与鉴赏类工具书。它有助于读者穿越历史迷雾、甄别与研究,渐进走近风情万种的中國古玉文化。



《武汉人》方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方方写的是:武汉这个地方、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楼与传说、红楼前的革命、江北的桅杆、西风烈、汉口第一路、汉上花园、都市的乐园等。



《情劫》(英)约瑟芬·哈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情劫》是作家的成名之作。小说中,50岁出头的男主人公回述自己三年前与一名33岁的女子在三个月之内的交往,作品对于情欲的展现使该作陷入争论中,但这并没能阻止小说销量在全球突破200万册,被译作30余种语言出版。由该作改编的电影《烈焰情人》更是深入人心,在许多地区家喻户晓。